



## 编号“B1100720034”的记者证

■ 合肥 日月

说句心里话,我从没想过要当记者。记者,在我心目中是神圣而崇高的职业。记得我刚入伍时,看到有些战友在报纸上发表些文章,羡慕不已。特别看到报纸在刊登报道的署名前,加个“通讯员”,都会投去敬佩的目光。心想:“啥时我写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登到报纸上,该有多好呀!”

心动,不如行动。

我开始悄悄地学着写报道,但寄出去的稿件都有去无回。幸亏那时给报纸投稿不要贴邮票,只要在信封右上角剪个三角形,就能免费邮寄,不然我一个月才领到7元钱的津贴费,肯定不够花。就在我有些心灰意冷时,有一天,《人民前线》报有位记者来我们团采访。我十分高兴,就拿着写的一大堆没见报的新闻稿件找到他,请他帮我分析分析究竟是啥原因?他一看笑了,说:“文笔不错,但新闻要素写得不够。”接着,他又十分热情地给我讲怎么制作新闻标题、怎么写新闻导语……听着听着,我的脸开始发烫,感觉自己不是当记者的料!

但我这人啥都好,就一样不好:爱较劲,不服输!凭着不服输的劲,我最终成了一名光荣的记者,而且领取的还是首批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的记者证。

当时记者证为竖版,封面封底为深蓝色,内页底色为浅蓝色,共2页。封面封底背面都印有防伪标志。内页首页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地图和“新闻记者证”字样,首页背面印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”红色大印,底部印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制”字样。

我的记者证在“照片、单位、姓名、性别”上,加盖着横跨3栏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”钢印,记者证的统一

编号为“B1100720034”。同时武警部队首批新闻系列职称评定的命令也下发了,我评上的是中级职称。从此,以往由媒体自己印发的记者证,一下子就成为了历史。

我的记者生涯,也正式开始了。

那时记者写作方式、通讯手段、交通工具等等条件都比较差。我基本上是白天下部队采访,晚上挑灯夜战,爬格子,而后再通过邮寄方式给报社;到了报社,再经过严格的编审程序,等见了报,新闻时效性已大打折扣。还有下采访部队,得带上干粮和水壶,去乘长途汽车。有时遇上所采访的部队驻在偏远的深山沟里,不通车,不是部队派给养员骑着自行车来接,就是靠着两条腿步行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9年2月4日凌晨6点多,总队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,宁国发生一起血案,武警部队正派兵进山进行搜捕。我得到信息,立即赶往长途汽车站,经过近7个小时的颠簸,与部队汇合。为了能“抢”到第一手资料,我随部队翻山越岭4天4夜,直到大年初一,才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。结果我的鞋磨烂了,衣服挂破了,手背也被划出了几道血口子。但当我写的通讯变成铅字见诸报端时,我还是深感欣慰。

还有一次,部队奉命紧急驰援长江同马大坝参加抗洪抢险战斗。我听说后家没顾上回,就随部队一起出发了。一连十几天的抗洪,浑身上下给蚊子叮得到处是包,皮肤也给晒得黑乎乎的……可每当我看到报上登着我写的一篇篇来自抗洪一线的报道,一种幸福感、成就感,油然而生。

离开记者岗位已有20多年了,但编号“B1100720034”却是我人生最闪亮的一组数字。

## 装电灯

■ 四川威远 余宾

那一年冬天,我六岁了,一个消息在老家炸响:八姑寨要装电灯。生产队社员大会“隆重”召开,我们这些小孩子也“列席”参加,我只顾着玩儿,但这样一个信息刻进我的脑海:电工们的伙食安排在皇甫大爷家。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选出来的临时电工,管他临时不临时的呢,反正他在装电灯期间是有伙食的,我自然也可以跟着去混顿把子饭吃,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。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,家乡的生活异常艰苦,可是电工们过着皇帝的日子,一日三餐,他们都在皇甫大爷家吃,每一顿饭,鸡鸭鱼肉,都不会少,烧酒也要好,如果稍微有些怠慢,那些师傅级别的电工,就要甩脸子……生产队长只得再三嘱咐皇甫大爷家里的伙食一定要开得旺。

然而我在皇甫大爷家里混了两顿饭,就不去了,因为吃第二顿饭以前,一个电工师傅在洗手的时候,说了一句挖苦我的话,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小孩子脸皮厚,当时,我的自尊心特别强,再也不去吃了。

实际上,当时装电灯,非常艰苦的,整个工程,主要靠肩挑背磨,只有一点点机械化的东西来辅助,比如:电杆要用人抬,大货车司机只能将电线杆下到碎石公路上,然后,生产队长就带着社员去抬,电线杆非常重而且比较长,家乡的泥路和田埂弯弯曲曲,大家在抬

电线杆的时候,很多人掉进田里,弄得浑身是水,冷得瑟瑟发抖。就是这样的杆子,也是不够的,没有办法,电工们只得把木头杆作为替代品,几年后,这些木杆子才被电线杆取代。

电线也很重,全部由人来放,等人们把线拉好后,师傅级的电工们这才爬上电线杆,开始作业……户外的设备安装好以后,接下来是安装户内的灯具,那个时候的灯具,无非就是一点点白炽灯,家庭富裕一点儿的,则安上几根电棒。

我家里也安上了白炽灯,好像是很小的十五瓦的那一种,管他呢,反正家中有电灯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工期接近尾声。这一天,父亲告诉我:“今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,电灯要亮了,到时,你拉这个拉线嘛。”我高兴极了,整个下午,我都宅在家里,一直等到夜幕降临,我拉了很多次开关线,可是电灯没有亮……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我和母亲、姐姐吃了一点点糊糊,又坐在椅子上等,直到深夜,灯还是没有亮,父亲也没有回来……

第二天,我才知道:原来师傅级的电工手艺差,总表的线没有接好,父亲和他们一起到处找原因,最后找到了……这么多年过去,现在,家乡的人们都装上了非常豪华的灯具,但是,当年家乡装电灯的事情,牢牢地凿在我的心中。



## “戏精”老人

■ 山东临清 杨金坤

天气渐冷,我准备接老父亲到城里居住,刚到村口,看到老父亲正在等我,我让女儿先开车回家,我和老父亲边走边唠嗑。“这群老人还在这儿蹲墙根、晒暖暖?”路过村中的一个老院子,看到一群老人聚在墙根前,我问父亲。“不只是蹲墙根、晒暖暖儿,还演戏呢。”老父亲叹口气,回答我。

“演戏?”我有些不解地问。“你先别说话,看一会就明白了。”老父亲说。于是,我和老父亲站在几步之外,驻足观看。只见张三爷拿着手机,边说边比划:“妮啊,恁放心,俺身体好着呐,别挂着我,俺不上恁那里住去,不习惯。”说到这里,张三爷环顾左右,见大家目光中都透出羡慕之意,忙把手机揣进兜里,面带得意之色,向墙根前走去。

张三爷还没有在墙根前坐稳,李婶站起来手指着远方,说:“你看看那老梁,挺能出洋相,还学城里人遛狗。”老人们顺着李婶指的方向看了看,有的捂住嘴、有的笑出声,但都齐声附和:“就是,一条土狗还遛什么。”“在咱这群人里,俺的眼神最好。”李婶见大家附和,又有些显摆地说。我向李婶指的方向望去,见六哥正牵着一只羊在放羊,而不是老梁遛狗。我正想问父亲原因,父亲用眼神制止了我。“咱村上就李婶的眼神好,身体好,我就不行了,要不是俺家乖孙子给我买个拐杖,我恐怕就走不动路了。”王奶奶接着刚才的话,边说边用力地借助拐杖站了起来。站起来的王奶奶,故意摆弄几下手里的拐杖,以引起老人的注意,动作很明显、很刻意。

老人们的话题自然就转移到拐杖上。老人们艳羡王奶奶的拐杖,言语中都表达出来:“这拐杖真好看啊,我都没有这样好看的拐杖呢,哪里买的?”王奶奶见大家问,似乎更开心了:“俺家乖孙子在外地买的,我们这没有,哎呀,买这么好的拐杖,多糟蹋钱,你说是不是?”“王奶奶,我上次见你,你不是还能健步如飞吗?怎么现在……”我走上前,不解地问。王奶奶脸色一沉,浑浊的眼中似乎汪出了泪水。老父亲见状,急忙走上前,和老人们寒暄几句,拽我离开。

老父亲见我还有疑惑,一一给我讲来。张三爷就一个女儿,考上大学以后留在了城市。张三爷想去女儿家住,女婿不愿意,女儿当不了家。张三爷怕村里人笑话,每天拿着早已坏了的手机,在众人面前装着给女儿打电话。李婶得了白内障,根本看不清东西。因为儿子娶媳妇,向亲戚、庄乡们借钱凑了十几万的彩礼,现在媳妇还没有娶进家,哪有钱医治眼睛。王奶奶唯一的孙子外出打工,前段时间还给王奶奶捎了根拐杖,哪知道时间不长,王奶奶的孙子意外离世。王奶奶大病一场,但她瞒着大家,强打精神在众人面前“演戏”。

听了父亲的话,我扭回头再看看那群老人,发现他们说着、笑着,忍受着生活中的孤独、艰辛和不幸。“演戏”的人,一个个“演”得精彩,看戏的人,看破不说破,捧得精妙。我眼睛一热,泪下。